

冰雪诱惑

□刘鹏艳



听说要去看雪，儿子兴奋了两个月。从秋天盼到冬天，终于，终于，元旦到了，一家人踏上了跨年的冰雪之旅。从合肥飞往哈尔滨，不过两三个钟头，就体验到温差30℃的两重天地。儿子拖着清水鼻涕，拍手咧嘴地笑：“妈妈，雪哎！”

东北的雪远不如江淮之间金贵，奔跑几百里地，到处是没完没了的雪原。一条亚雪公路，除了行车道上笔直的一抹青黑，放眼四周都是白皑皑的。白桦和蒙古栎皆秃得厉害，只剩下雪松顶着一席靛青的裳，在冰天雪地里甚是傲然。

从哈尔滨租车前往雪乡，越是深入腹地，越是茫茫的叫人神往，一路哼唱着“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”，大人和孩子都有些亢奋。也不独为了这漫天漫地的冰雪，新年之夜团圆在路上，岁月高歌，似乎路之后还有路，时间之后还有时间。

这一晚歇在二浪河的民宿，店家名唤“大妮子”。

红红的灯笼挂在门前，一同高高挂起的，还有成串儿的苞米和辣椒。冻梨和冻柿子浸在大脸盆里，随吃随取。窗下散热片上晾着一排濡湿的袜子手套，那是忘我的游客们一时激情的结果。

儿子一点儿也不嫌累，虽长途奔波，倒没在他身上留下点儿疲惫的痕迹，刚放下旅行包，就嚷嚷着去外面玩雪。门前的雪窝已埋了人腿，走一步陷一步，小孩子稀奇得不得了。合肥的雪都是矜持稀薄的，六岁的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重笃实的大雪。他拉了我出去，不厌其烦地把一只雪盆牵上雪坡，然后坐在盆里呼地滑下来，快乐地大叫：“妈妈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”自然是厉害的，小孩子在这极端的气候里往往比大人更耐得寒冻，他身体里满满的都是能量，简单的快乐于是不竭地燃烧起来。我在白雪映亮的寒夜里跺脚催促了许多次，他才恋恋不舍地随我回到屋里。

这时火炕已烧得暖暖的，小炕桌上的东北乱炖让人垂涎。儿子惊讶地说：“就在床上吃饭吗？”可不就在床上呢，房间促狭，一张炕占去大半个屋子，剩下就只够转身的了。这是东北的民俗，盘腿坐在炕上，吃着，喝着，唠着，这一年便圆满了。生活是如此粗糙而温暖，在灯影里活色生香。入乡，自然随俗，一家三口爬上炕，嘻嘻哈哈地对饮起来，这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窗外绚烂的焰火照亮了新年。

一只叫“大奔”的狗，志得意满地拉着我们在一元伊始的早晨逛起了二浪河村。它戴着桃红色的绒毛耳罩，粗壮的身躯皮毛油亮，一双大眼睛顾盼生姿，敦厚中闪着机巧的光芒。狗主人说：“咱这条狗，全二浪河就属它最漂亮！”它是看不起阿拉斯加犬和德国黑贝的，因为它是血统纯正的苏联高加索。狗主人的介绍让人忍俊不

禁，我们都笑，“大奔”真棒，雪橇拉得又快又稳。

从“大奔”上下来，直奔当地最高峰大秃顶子山。这里是黑龙江境内的冰雪之冠，堪称高山植物的宝库和野生动物的摇篮。据说北海龙王之子敖珽因泄露天机，告诉当地百姓此宝山的秘密，而被天帝锯掉龙角贬下凡间，成为一方山神。可见这大秃顶子山宝藏如何丰厚，人参、鹿茸、紫貂、飞龙，处处都是峥嵘峻峭的宝贝。最值得一提的，当然还是此地长达七个月的雪期。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4月末，厚达数米的积雪让整个山乡成为一部唯美的童话。冰雪幻境，十里画廊，随物具形的雪挂、雾凇蔚然奇观，牧雪山村里野猪、狍子、雪兔等众多东北明星动物让孩子惊喜不断，惊险好玩的雪地坦克和雪地摩托车更是引来尖叫连连。

整个下午，儿子都在大妮子家门口玩雪圈。他拖着巨大得与他不相称的气垫圈在雪坡上跑来跑去，像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。当他坐着雪圈从几十米高的山坡上冲下来时，快得像是一阵疯狂的旋风。这冲破一切束缚的速度让孩子乐不可支。爬上去，冲下来，一次又一次，快乐得停不下来，虽然每一次攀爬都那么艰难，他还是愿意一步一滑、手脚并用登上高处，为了那极短的爆发般释放的瞬间。同去年的最后一天一样，新年的第一天，他仍乐此不疲地重复着那种周而复始的机械运动，像个缩小版的西西弗斯。孩子无意识的举动似乎包孕着人生巨大的隐喻，就在这攀爬和俯冲之间，某种不言而喻的生命的庄重化为游戏般的仪式。

群山围绕处，夜色倏然降临，千山暮雪弥散出冷冷清辉，下午四点半，天黑了。孩子抱怨着早早坠落的太阳，牵着我的手回到大妮子家的炕上。那儿有热气腾腾的酸菜饺子正等着我们呢。

沧桑古徽道

□张峪铭

一条石板小道，在皖南山区蜿蜒延伸，如一条游龙，隐约在青山碧水间。这条道就叫“徽道”。因时间久远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古徽道”。

当年徽州人将山货从这条道上源源不断输出到长江口岸，又将山外的日用品一点点地搬回老家，这条徽道就如徽州的大动脉，承载着古徽州生命的繁华。蜈蚣岭下的老人说，当年这条道上每天少则通行四五十人，茶季时，到山里采茶工简直络绎不绝。据《陈氏家谱》记载：“每日旅居排篷之客商，多达数百人之众。”可岁月沧桑，繁华落尽，唯有寂寞横陈于山间，像老人嘴中的牙，积垢、破损与豁缺。

无疑，蜈蚣岭古徽道保存得算是完整的。它地属东至县葛公镇境内的徽道村，古徽道就深藏在绵绵深山中，若不是一块市文物保护单位，谁也想不到在柏油路边的一个小岔口，就像一挂鞭的引信，我们一行人竟用脚步点燃了如鞭样排列的石板道。只听空谷响，未见空谷人。这样的幽静，只有在大山深处才有。当然未见面也并非夸张，路两边的茅草与杂树早已将路淹没，我们踏着石板不时拨拉着前行，大多时穿行其中，尚好同行的三位美女穿着黄，给夏日的山梁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与清新，也给我们竖立了流动而美丽的引路标。

一弯又一弯，弯弯还是山；徽道穿越事，回问青石板。那人工凿出横纹的石板，一米多长，半米多宽，如多米诺骨牌，依次排列。此时，让人想起川流不息的商人，用骡马将那一批批茶叶等山珍运出，一步一步踏在此道上，心中也一点一点地升腾起美好的期冀。那徽州老屋的绣楼上，娇妻等着新的绸缎去剪裁一套红旗袍；那老宅的明堂下，娇儿托双腮想着父亲讲山外的风土人情；那村口的祠堂里，供奉的先祖在默默地注视着你从山外归来……徽道就如倒下的骨牌，用它的连动之力，将财富与功名送到了徽州的村村落落。

人走道上，道随山高。流水潺潺，四际弥漫。穿行在这条古徽道上，所幸还有溪流为伴。溪流在山涧滑行，总将山上的信息带到山下，那流云，那落叶，那行人掬泉擦脸的咸，那骡马踏道震铃的

声……无不随之而下。溪伴路行，这可不是古人诗意的行走，而是世间许多路都总是循河流而延伸。

是啊！在茫茫深山中，溪流就是探路的先驱，水走的路径，是其无数次尝试后的选择。它遇石绕道，遇土开路，总能找到薄弱的、恰当的出口。这是小溪的智慧。可道随溪行，更是人类的智慧选择。既然路与小溪为伴，那么桥必然成为连接小溪与路的纽带。古徽道上的桥有无数座，一般是两根硕大的条石，拼在一块，也就将此岸与彼岸紧紧地焊接一起。说是此岸与彼岸，似乎有些矫情，因为有时它们近得可以忽略不计，可山涧之深，没有桥渡过行人，让过流水，就不能成为一条平安富裕的官道。

翻越蜈蚣岭，山风扑面，地势开阔，绕过几个小弯，古徽道就呈“之”字型，向山下延伸。此时立于道上，俯瞰山下，茶园如梳，公路如带，村居散落其间，给人以从时空深处走来的惊喜之感。我问陪行的朋友：一条深山石道，一座徽风古亭，三里一亭似乎……朋友知道我的意思，面带肃敬地说，你不信往前走，沿途古亭遗迹尚在，保存好的还有一座“飞来亭”。飞来亭？飞来石是造化使然，亭是人工而为，如何飞来？朋友说：飞来亭是邻县的人，为占山界，一夜之间建成，速度之快，仿佛飞来。

一座亭子见证一段岁月，两座亭子印证了一个传说。这岁月中的传说，传说中的岁月，交融、定格、珍藏于天地磁盘之中，虚幻中有真实，真实中有虚幻，也许听得不够真切，看得也很模糊，但刻在徽道排篷村口的六块道光年间的功德碑，却记载着蜈蚣岭古徽道的建设情况。字迹虽有漫漶，但依稀可辨，“修造排篷至棘源十里募化钱银名目”，建德、东流、贵池、祁门乃至湖北汉口等大小商号均有不等数目的捐助。排篷至棘源十里，也即“蜈蚣岭”。透过密密麻麻的名目，可以想像蜈蚣岭古徽道修建之难、工程之巨、投入之大。

回望走过的路径，眼前幻现出热火朝天的场面，似乎听到那淳朴的劳动号子——前人栽树哟，后人乘凉！前人修路哟，后人沾光……

在纽约“赶集”

□余平

前一阵子我到美国纽约旅游，导游琳达小姐很热心，她建议我去布鲁克林的旧澡堂逛逛。这话吓了我一跳，琳达解释道：“我说的旧澡堂在布鲁克林下西区，这个公共澡堂由于经营不善曾关闭了很长时间，后来有人看准了商机，把澡堂改造成了室内跳蚤市场，这些年来经营一直很红火。”

跳蚤市场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旧货小摊市场的别称，我在国内早有耳闻，当然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。布鲁克林是美国纽约五大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区，这里的街道布局像棋盘那样工整有序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特色，布鲁克林拥有几乎来自全球各地的住民。

我们坐地铁很方便到达这个跳蚤集市，集市内部装修非常简单，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，分上下两层，摊位规划得整整齐齐。第一层出售各种二手电器、电子产品、家具、日用品、玩具之类，摊位比较密集，第二层主要出售二手服装、鞋帽、配饰、土特产。美国人习惯把自家不用的东西拿到跳蚤市场去交易，这些二手货价格便宜，小贩也能接受顾客的讨价还价。

逛跳蚤市场确实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，不少美国人是开着皮卡来运回他们“淘宝”得来的战利品。虽说是跳蚤市场，这里也不乏二手的名牌时装、鞋帽、箱包等，不少甚至是一般商场都买不到的奢侈品，比如LV女包、万宝龙钢笔、伯百利香水、劳力士手表、登喜路打火机等。

顾客在跳蚤市场来来往往，不少摊主都热情地和经过的顾客打招呼，看来跳蚤市场的回头客还真不少。琳达小姐就常常逛这家跳蚤市场，这一天她从相熟的摊主手上买来了手链、唱片、墨镜。

到了中午我感到饥肠辘辘，正好跳蚤市场里有餐馆，餐馆里汉堡包、热狗、薯片等以及一系列的饮品一应俱全，我正好饱吃一顿。离开布鲁克林的这家由澡堂改建的跳蚤市场我还真有点依依不舍，我感到在美国逛“澡堂”就像我们中国以前乡下赶集一样的热闹和好玩。